

美军何时彻底撤离伊拉克？

整体看，继续维持“以拖待变”的态势，先谋求巴以冲突的降温，然后解决美国国内政治权力的交接，再来寻求一个相对稳定和长期的伊拉克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是美国政府比较务实的选择。

2024年1月26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驻有美军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这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典型的冲突外溢效果之一——武装组织袭击美军在当地的军事基地和设施，而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则以此为由，在没有得到，或者没有明确得到伊拉克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对当地武装发动空袭，造成伤亡。整体来看，尽管迄今为止造成的实际伤亡数量有限，但有朝着“箭疮崩裂”方向前行的势头。由此，有关美国如何从伊拉克彻底撤离的问题，再度引发各方关切。

当前，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一个政治和外交上都很“微妙”的议题：从公开的程序上来说，美国从2011年就已经从伊拉克撤军了，但是“没撤干净”，留下了“少量驻军”；而后来，由于“撤军”时缺乏周全考量，导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美国又在“国际联盟”的名义下持续增兵伊拉克；到了2022年1月，伊拉克宣布国际联盟的战斗任务已结束，伊拉克军方已接管所有军事基地，但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美方的正面回应，最终的结果，就是直到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并迅速外溢之前，一些从事顾问工作的外国部队仍以“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支持”为由驻留伊拉克境内。

从数量上看，美国目前在伊拉克部署有2500名军事人员，总量相对有限，但却已经在当地成为“人憎狗嫌”的存在。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卡西姆·阿拉吉1月2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的空袭是对伊拉克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无助于缓和当地紧张局势，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同一天也发表声明，强调美军对伊拉克多地军事目标发动空袭破坏伊拉克安全稳定，伊拉克将这些行为视作侵略，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伊拉克人民的安全。



沈逸

伊拉克国民议会议员侯赛因·穆阿尼斯直言，“伊拉克境内的美国部队是不受欢迎且充满敌意的存在，其目的是便于美国在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拉克开展谍报工作。”

从真实效果来说，能够从美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中直接获利的，是迄今为止仍然需要美国扶持的少数地方武装派系，以及对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交接地区谋求独立政治空间的特定族群的武装派系；就美国自身而言，延续这种性质难以明说，收益模糊不清的军事存在，越来越多的是领导人缺乏战略决断，国内政治相互撕扯，利益集团深度嵌套，以及地缘政治算计瞻前顾后的产物。

巴以冲突的骤然升级，显然出乎美国政府意料。这就像一次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布局的各种短板和缺陷迅速暴露出来：对美国 and 以色列不满的武装力量，可以使用低技术门槛、低烈度、低强度、高频次的方式，对美国在伊拉克军事力量进行“零敲牛皮糖”式样的撕咬，无论是直接取得击杀战果，还是诱发美军扩大化的报复，都意味着美国在当地的损失。

而在2024年美国大选的大背景下，本届美国政府要下定决心，在伊拉克增兵，显然概率不高，但如果要从伊拉克进行彻底的撤离，如何避免再一次出现类似撤离喀布尔那样的大规模溃败式样的撤离，如何确保对伊拉克政府的有效管控，如何避免伊朗“顺利接管”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则又是对美国政府能力的全面考验。

整体看，继续维持“以拖待变”的态势，先谋求巴以冲突的降温，然后解决美国国内政治权力的交接，再来寻求一个相对稳定和长期的伊拉克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是美国政府比较务实的选择。这种局面或许有些令华盛顿尴尬，但在情理之中。

这种局面或许有些令华盛顿尴尬，但在情理之中。

✉ [发自上海]